職官分紀

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職官分紀卷三十三

三署郎尉

宋 孫逢吉 撰

前漢百官表郎中令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郎掌宮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郎中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

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
後漢百官志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
官郎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五官侍郎比四
百石本注曰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
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
在直中又屬光祿勳和帝元興元年引三署郎名見禁
中選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
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
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將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

漢官儀三署謂五官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將

禁中者門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謂禁中焉

應劭漢官儀五官中郎將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屬

宋百官志左中郎將右中郎將秦官漢因之置五官中郎將領三署郎魏無三署郎猶置其職晉武帝省宋世祖大明中又置

南齊百官志左右二中郎謂之西省

通典按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為尚書郎

故事且天文有武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為翊衛之象則應劭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徵其失也蓋自梁陶彥瀅職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尚書郎循名失實疑誤後代

隋百官志梁有左右中郎將以分司丹禁侍衛左右後齊左右中郎將各五人

唐百官志左右翊中郎將掌供奉侍衛凡千牛及備身左右以御刀仗升殿供奉者皆上將軍領之

中郎將佐其職有口勅通事舍人承傳聲不下聞者中郎將宣告

六典親府勳一府翊一府翊二府等五府中郎將各一人正四品下秦漢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並皆二千石掌領三署郎侍衛也又有虎賁中郎將漢平帝置比二千石後漢因之建安十六年魏公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以副相國位在諸侯王上晉代不置宋齊梁陳並有左右中郎將後魏北齊亦有之各五人隋氏左右親衛左右勳衛左右翊衛各置開府一人以統之有長史司馬倉兵法等參軍員皇朝因之武德七年改開府各置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謂之左右親勳翊衛中郎將府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自漢

以來並曰中郎將至隋備身府置左右郎將以統之又置左右雄武府雄武郎將以統之皇朝左右親勳翊衛因其名置左右郎將中郎將掌領其府校尉旅帥親衛勳衛翊衛之屬以宿衛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兵曹參軍一人正九品上

議郎

對策高第 後漢蘇章少博學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為天下第一劉淑字仲承少學明五經桓帝時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 策在高第 續漢書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為議郎 秦將軍 後漢陳翔

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

貟太守 東觀漢記劉茂字子衛為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貟太守孫福踰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妻子百餘口福表為議郎不復考試

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以良拜為議郎有王霸之相

魏畧太祖為議郎當見橋玄玄善相人謂曰卿有王霸之相然老不及也後過吾墓無忘斗酒隻雞

方正 張承字公先以方正拜議郎遷伊闕都尉

承弟昭亦為議郎以死自誓 田疇好讀書善擊劍隋太祖軍出盧龍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疇上疏陳讓以死自誓太祖

佯狂不受晉爵 樊國先賢傳石

嘆美其文 梁書陸雲曾製太伯

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美之至都言於武帝名拜尚書議郎

狀手畫形 謝承後漢書臧旻有清才達於從政討賊有功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西域諸國事土地風俗人數種類其答悉口陳狀手畫形逢奇其才歎息云班固作西域傳何以過此

觀 東漢蔡邕建寧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中郎

何自為郎 前漢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之

奏賦為郎 揚雄奏羽獵賦除為郎然郎官皆執戟也

官不過中郎 漢遺張良立韓信為齊王使擊楚項王恐使肝胎人武涉往說信令反漢與楚信謝曰臣仕項王官不過中郎位不過執戟言

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言聽計用夫人深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位不過執戟上三署服其慎見尚書門為郎牧羊卜式為中郎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令敗羣上奇其言三代不遇漢武帝故事上嘗輦至署見一郎鬚皓白上問公何時郎也何其老也對曰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上問何不遇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又醜陛下好壯而臣已老是以三代不遇上感其言用為會稽都尉晝夜讀書廣州先賢傳疎原為戶曹書佐性廉靜詣中部督郵張顧會客謝不與相見原歸家恥之寂息不食母問其故具對狀母曰大器晚成但當勉之原于是晝夜讀書舉孝廉拜中郎

侍郎

官不過侍郎 前漢東方朔著客難曰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

郎中令 見光祿卿門

中郎將

使西域 前漢武帝拜張騫為中郎將使西域**年七歲** 宣帝即位詔曰朕微耿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中郎將

山郎 宣帝時楊惲為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惲山郎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郎官化之莫不自厲注山郎以資

財為郎也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建節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令負弩前導衆乘衛綰遷中郎將參乘綰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伐戲車士幸得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口對兵事畫地成圖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由是賢千秋而以禹為不才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而以禹為不才歎曰霍氏衰張氏興矣後霍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侯校尉者凡十餘人寵下養東觀漢記更始入長安多用羣小時人為之語曰寵下養中郎將東漢傳云所授官爵皆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云委文武之事吳志孫策命張昭為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

之事一九國志東漢蘇章以功遷團練使章子以委昭五郎將豪俠任氣當世號為五郎將

五官中郎將

虎賁扶持 東漢江革字次翁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焉注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遣大官送醪膳恩寵莫比 **一日數四引見** 後漢書張純遷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義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記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 **訪疑義** 上備禮召拜 謝承後漢書樊英順帝時備禮召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以疾避位而歸

左中郎將

前漢書辛慶忌從先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

後漢書楊秉以勸講蔡邕以侍中並為左中郎將

漢舊儀左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謁者

學行高明後漢鍾興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

單于遣使求見續漢書氾宮遷左中郎將數進諫論議守正明習世務朝臣憚其節名稱聞于匈奴單于遣使來貢求見宮詔勑宮自整飾宮曰外國賤名非識實者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見必輕賤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乃以大鴻臚和魏應示之

教授不倦樓望字次

子少習嚴氏春秋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

右中郎將

前漢書段會宗為右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常侍郎

漢舊儀右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常侍郎

持節討賊 東漢書朱儁為右中郎將持節討潁川諸國諸賊 使吳 蜀志宗預為右中郎將命使吳

虎賁中郎將

尚書牧誓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

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

漢百官表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續漢書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

漢作殿中

僕射主虎賁郎將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之下東

又曰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虎文云鶡

者勇雄也其鬬死乃止又曰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無員數掌宿衛侍從東漢觀記馬援從隴西太守入為虎賁中郎將任隗皆從羽林左監遷虎賁中郎將

應劭漢官儀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至八百人禽紂於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奔赴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古有勇者孟賁改奔

為貴中郎將冠兩鶡冠鶡鳥中之異勁者也每所捜
撮應爪摧碎鶡尾上黨所貢千五百人郎多至千人
漢官職典虎賁中郎將主虎賁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
漢舊儀期門騎者隴西工射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
百人王莽以為虎賁郎
天文錄郎將星若今之左右郎將也故星讚曰郎將一
星主閱具為武備
環濟要畧漢武帝好微行因置期門郎與之期於殿門

平帝改虎賁中郎將

周書古有虎賁士千人

封事削去草 東觀漢記張純常為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慎周密時封事輒削去草隶修自守訖

永平世不轉 後漢明德馬皇后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將訖永平世不轉 位在

中臣宿衛禁門 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中郎將張鴻與戲爭鬬上特詔曰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當進人不避仇讐舉罰不避親戚今者反於殿中交通輕薄虎賁蘭內至令欲相殺于殿恣縱故不逐捕此皆生于不學之門所致也

在職三日遷 東漢書孔融拜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 前後備虎賁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吏之備

於是制宣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六里周衛擊刁斗禁門自近臣侍側尚未得著劍入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後備虎責也

收案洛陽令 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禱洛陽令著車蓋出門候何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常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

寓直散騎省 劉謙之晉紀桓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比定衆軍劉蘭之對曰昔潘岳為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直官也

直官上大風持幢不傾倒 後魏書韓茂瞽力絶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元深奇之以茂為武賁郎將

只畏榮公第六郎 隋書來整

為武賁郎將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作為歌曰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整乃榮國公護兒之第六子也

南北東西中郎將

魏志鄢陵侯彰為北中郎將臨菑侯植為南中郎將

沈約宋書南北東西中郎將復漢號也

征黃巾

續漢書盧植為北中郎將征黃巾

志節慷慨

魏志蔣濟文帝即位為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後曹仁喪復以濟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慷慨當有超越江湖吞吳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

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代郡烏桓反以曹彰為北中郎將臨發太祖誡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孤到此地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于人遣丞掾修墳墓並致薄酹以彰厥德士之楷模

鄴城守事晉起居注武帝太始二年詔鄴城守事宜速得人又當得親賢有文武器任者其以高陽王珪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年二十八以晉中興書荀羨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以

武官顯郭泰別傳王叔優問才之所宜泰曰當以武官顯叔優後至北中郎將吾為王家

破賊梁後畧前南中郎將永安侯確字仲正司空論之第三子少而尚武亦有文才每在第中常習弓馬

後庭戲聚必法軍陣時人皆以為狂謂為無實用左右聞者咸以告焉確曰吾為王家破賊當使爾等知之

涼州三明

續漢書張奐字然明與段紀明皇甫威明俱顯京師號為涼州三明並為匈奴中郎將

雜中郎將

匈奴 司金 典農 武衛

在職七年

魏畧河北始開治遂修奏記曰修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資涓流之水無決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讜不昭于朝功業未見于事力少任重不堪而懼

所在積粟

魏志任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上疏論治宮室

毋丘儉為洛陽典農中郎將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所在著稱

魏畧上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以徐邈為潁川太守邈到郡清平教化大行

虎侯安

在魏志許褚從太祖討韓遂超等軍馬會語左右皆不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痴故號曰虎痴又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虎癡上身自捍衛

三都尉

後漢袁紹傳魏郡兵反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捍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

前漢百官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

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

後漢百官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掌駙馬騎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監羽林騎又屬光祿勳

韋昭辨釋名奉車都尉奉天子乘輿辨云主乘輿車尊不敢言

晉職官志奉朝請本不為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武帝又以宗室外戚為奉車駙馬

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為晉王以參軍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劉悛桓溫皆為之

隋百官志後齊左右衛府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奉車都尉等各十人騎都尉六十人隋左右衛奉車都尉六人掌馭副車煬帝廢奉車駙馬都尉

唐職官志武官左右衛奉車都尉五人從五品下

通典宋武帝永初以來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集書省職梁三都尉並無員秩其奉車駙馬皆武冠絳朝服銀章青綬梁陳駙馬皆尚公主者為之後魏駙馬都尉亦為尚公主官雖位高卿尹而此職不去奉車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北齊駙馬與後魏同大唐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魚袋天寶以前悉以儀貌修麗者充選奉車都尉五員掌馭副車不常置若大

備陳設則以餘官攝行屬左右衛也

歸田錄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謂其夫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奉車都尉

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前漢書霍光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則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啗炙肉 後漢書竇固為奉車都尉出屯梁州在邊數年羌胡

服其恩信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染指進之于固固輒為啗不識賊是以愛之如父母

駙馬都尉

出常驂乘 前漢書元帝即位史丹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 **親近未嘗有過** 金日磾為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 **選尚** 晉王儉集序初拜秘書丞遷太子舍人選尚公主 **婦翁與女壻** 唐張垍為翰林學士嘗以所賜珍玩示其兄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 **墓不稱陵** 安樂公主婿武崇訓為節愍太子所殺時追封為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履溫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為崇訓造墓不稱陵詔從其請給事中盧粲駁奏曰伏尋陵寢之稱本屬皇王及儲宮等自皇家以來諸王及公主子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永恩

時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為名臣歷檢貞觀以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請帝竟依葬所奏幽私第王平以父勳選尚義陽公主同正駙馬都尉時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分憲宗怒幽公主于禁士平幽于私第後釋之出為安州時輕薄文士蔡南史獨孤申叔為義陽公主歌詞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于酒席憲宗聞而惡之得南史賕之由是稍止弱冠尚主梁書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國朝真宗景德二年駙馬都尉石保吉言僕人張居簡掌私財有所侵盜願賜重責上曰所司自有常典豈可以卿故法外加刑保吉又請於私第決罰亦不許先是秦國長公主以染人有所逋欠納其女為質上聞之即時令還其父母出於貴戚如布素之士慶歷中上崇章懿位號以生不得盡其養死不得盡其哀故於元舅之家尤極寵榮之子璋珣瑋及諸孫雖在襁褓

皆授以美官後又使瑋尚主雖出于貴戚然尤醇謹好學如布素之士深好孟子兖國公主上之愛女故以降瑋以瑋為沂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嘉祐二年八月四日下降以瑋與公主不和落駙馬都尉授利州防禦使知衛州主除岐國至八年秋名還瑋依前授駙馬都尉而復合焉父子業進士治平三年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王克臣子孝莊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右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駙馬都尉賜名師約以尚公主故也初上數稱唐主得師約故駙馬都尉承衍曾孫而父子皆業進士令至宰相第試以詩而并以其所業賦一編進御至召見又諭以無廢學又出經籍及紙筆硯墨賜之

騎都尉

討賊有功

魏志徐晃字公明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遂拜為騎都尉之蔵

誓力

過人 後漢呂郁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軍 使魏吳孫權遣騎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于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于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而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 相見過於所聞 顧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于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 弱冠 諸葛恪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 老病乞身 後漢朱暉字文季遷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 沈毅有謀有父風 魏鮑信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有父風太祖嘉之拜騎都尉使侍從 殺丁原并其兵革 范曄後漢董卓誘呂布殺丁原而并其兵以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 名

揯吳越

魏畧季豐字安國年十七駙馬都尉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又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犾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

犀如意擊主

梁殷鈞殿之子也梁武帝與殿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溢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名入先滿壁為殿殿犀如意擊主碎于背然猶恨殿字鈞流涕以言于帝以犀如意擊主所憎每被名入先滿壁為殿殿犀如意擊主碎于背然猶恨

主先亡不加贈駙馬

陳初太守錢盛生子臣主及臣并卒于梁時武帝受命有司請議加贈駙馬都尉并贈臣官尚書袁樞博學明悉舊章議曰令公主早亡伉儷已

絶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拜杜預尚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公主早亡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較明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為當主婚不任黃散陳宣帝謂吏部侍郎蔡凝曰我欲用義興公主婿錢肅為黃門侍郎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思由聖旨則無所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召還累代尚主後魏書河南穆氏宜平子國國子休休子羆五代尚公主又宜都王觀弟亮子韶亦四代尚公主又亮弟真真子泰泰子伯知三代尚公主擅決百姓唐書敬宗時韋讓為駙馬都尉寶歷元年以擅決百姓罰兩月俸料夾羅巾文帝時韋虔入為駙馬都尉嘗入見戴夾羅巾以進文宗曰本慕卿門户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

他諸戚為之卿不須為也以公主衣服踰制罰賜錢實滑尚延安公主為駙馬都尉太和四年勑以公主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宜罷滑兩月賜錢門下十才子郭曖尚升平公主有才思尤善詩大歷中李端等十才子多出入門下宴集賦詩先成者贈之百縑文雅之士可居清列文宗拜權德輿為相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女婿故辭內職上歎賞之由是公主出降選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學後進中選皆辭疾不應唯杜悰願焉乃尚岐陽公主服紀杜悰拜工部尚書判度支屬岐陽公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珏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為此也杜悰未謝拘此服紀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下詔令周年為通制不合與要官往來李德裕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疏曰國朝故事駙馬緣是

元中禁止尤切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有公事即于中書見宰相不令謁私第穆宗然之為賊所害于琮尚廣德公主拜駙馬都尉乾符中同平章事黃寇犯京師僖宗出幸琮病不能從既僭號起琮為相琮以疾辭迫脅不已琮曰吾病亟矣死在旦夕加以唐室親姻義不受命死即甘心竟為賊所害而赦公主主親于琮受禍謂賊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生願與于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死廣德閨門有禮咸通乾符中譽在人口禁中置內宅張垍尚寧親公主玄宗時最深恩寵許于禁中置內宅

奉朝請

續漢書前漢列侯奉朝請在長安次三公漢武時宣帝為皇曾孫令奉朝請

後漢書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

漢律曰春曰朝秋曰請

晉職官志見三都尉門

宋百官志永初以來以奉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三都尉並漢武帝置孝建初奉朝請駙馬都尉三都尉比二千石漢官解詁三輔職如郡守獨奉朝請成帝丞相張禹遜位特進奉朝請又以關內侯蕭望之

奉朝請奉朝請之號即非官也

東觀漢記建武中鄧禹失司徒以特進奉朝請

晉起居注康寧三年詔前相國掾屬王薄雖奉朝請從容閑預若大縣缺宜以治民

杜門謝疾前漢王陵為太傅杜門謝疾竟不朝請沈約宋書王敬弘子恢之除門籍不得朝請實太后憎嬰除嬰門籍不得朝請處於不競之地被詔為秘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奉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文帝嘉而許之脫冠

朝服挂神武門陶弘景弱冠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閟影不交外物

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讓官於弟後魏崔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禮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為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家貧傭書自給梁景伯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於季沖時典選狀為奉朝請顏之推北齊書王紘淵稱為文宣所知時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長夜荒飲不悟亡國破家身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祖鴻勳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試以一官祖鴻勳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或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使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官勑除奉朝請人謂曰臨淮舉卿恐非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在丁傅之右前漢給事中董賢親屬皆待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

傅之右昆弟外孫霍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篤素有志行何法盛晉中興書譙愍王承字士敬篤素有志行少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弱冠徐廣晉紀桓溫弱冠奉朝請侍從左右與太子遊晉起居注孝武尉楊選並可奉朝請侍從左右與太子遊常劉寔奏在奉朝請者宜兼三公郊廟諸王見宜兼三公

諸都尉

漢官解詁都尉將兵副佐太守備盜賊也

氣如合抱之榆黃帝占軍氣訣都尉氣如合抱之榆

主爵都尉

前漢書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有兩丞

引大體不拘文法　前漢汲黯為東海太守歲餘大治上聞名召為主爵都尉治務在於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嚴酷楊業以嚴酷為主爵都尉天子以為能　奉事請間　公孫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辨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

郡都尉　屬國附

漢百官表郡尉秦官也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

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屬國都尉武帝置
司馬彪續漢官志建武七年省諸郡尉唯屬國都尉稍
有頒分縣治皆置諸曹掾
臨海記漢元鼎五年六郡尉府於佚官以鎮撫二越所
謂東南一尉者也
誅滅甚多史記尹齊為淮揚都尉所誅滅甚多及
死仇家欲焚其尸齊子言之歸葬焉 一笥
餌得都尉東觀漢記樊曄與世祖於新野坐文書事被
拘時曄與市史餽餌一笥上德之後拜為河
東都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謂曄曰一
笥餌得都尉何如曄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

往舊臣得竭死自效迎吏見甚少皆驚任延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甚少皆驚及到靜泊無為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諸避世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禮之聘請高行如董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行縣所到輒使勞問孝子崇禮高年建武初上書言臣贊拜不由王廷願乞骸骨詔書徵延吏民攀車上齊趙之間吏民攀車持轂涕泣盜不敢近前漢義縱遷廣平都尉齊趙之間盜不敢近仁而愛人愛益為陝西都尉仁而愛人卒皆樂為致死奏事稱意武帝時田叔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衛青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京輔都尉天下少雙吾丘壽王為東都都尉是歲不熟多盜賊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推財產與昆弟後漢劉敞父卒盡推父財產與昆弟荊

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吏民乞留者數千人蜀志董和字幼宰益州牧劉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扶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老母出懷中金丹以授晉中興書何比干為南陽都尉有陰德棄官歸家常獨處天雨一老母詣比干衣不濡比干惟而敬焉臨去出懷中金丹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如丹數言畢不見

關都尉

漢官解詁關都尉秦官

如狼牧羊史記甯成居家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關都尉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甯成

為關都尉歲餘鄰國出入關者語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聲甚於甯成尹齊為關都尉聲甚於甯成於甯成上以為能拜中尉

邊都尉

典戎吳中書郎胡廣邊都尉箴曰巍巍上聖光被八埏矧惟人面罔不來賓季末陵遲王澤壅隔戎狄作難鬼方驁逖桓桓猛將是攘是闢殷宗周宣用顯其光大漢龍興念存洛陽平平蕩蕩率土來同守撫其民尉典其戎五材並用文武程功

積弩都尉

魏畧積弩都尉秩比二千石後更為典弩都尉又有典

鎧都尉秩與典弩同皆屬積弩

治粟都尉 司農有沿革

農都尉附

韓信 前漢韓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壯士滕公奇至信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奇壯之與語大悅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李奇曰連敖楚官名

司金都尉

班亞九卿 魏志韓暨為監治謁者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撫軍都尉

二人主刺舉 魏畧撫軍都尉秩比二千石本校事官時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

洪達多所陷入故于時軍中為之語曰盧洪尚可趙達達殺我後達竟為人所殺廣耳目上

武衛都尉

以秀才入侍帷幄周昭新論散騎侍郎武衛都尉孫奇以秀才入侍帷幄余作詩一年十七篇美而諷之恂恂周公美既豐世胄有紀平南之孫妙無已誕姿奮威之子

職官分紀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三十七

宋 孫逢吉 撰

司隸校尉 從事附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令 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帥其民而捕其盜賊

前漢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 京師諸官府也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

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為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校尉官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又自司隸至虎賁秩皆二千石

後漢百官志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去

節成帝省建武復置并領一州

應劭漢官儀司隸校尉糾皇太子三公以下及京州郡國無不統陛見坐次諸卿皆獨拜

晉志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唐官品志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否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遏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

四察水旱蠃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
五察部內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
茂材異行陰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通典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元帝去節成帝省哀帝復
置但為司隸後漢複置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
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無
所不糾北齊書曰後漢凡皇族不得典三河蓋忌其親而惜形迹之地唯不察三公廷
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凡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

二人其都官從事史置為雍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魏晉司隸與二漢同劉聰僭號置左右司隸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州儀而俗稱之司州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為司州牧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囚執之事屬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

掌諸巡察辭道衡為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裴蘊為御史大夫欲重已權令虞世南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大唐無司隸校尉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摧辱宰相 前漢鮑宣字子都為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上丞相掾史沒入其馬車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從事閉門不肯納宣出距閉使者亡人臣禮下廷尉獄減死一等髡鉗 秦免丞相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刺舉

無所避諸葛豐字少季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豐為司隸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事與章相連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因此成帝遂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貴戚斂手後漢鮑永為司隸校尉帝舅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永宣之子也

守正有父風鮑永子昱拜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自宣至昱俱為司隸

破柱殺張朔李膺字元禮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逃還京師因匿兄讓舍乃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將破柱取朔付洛陽獄中即

救之讓訴於帝帝詔膺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赴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惟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雄職董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盖京兆爾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遂不用盖京兆盖勳也為京兆尹時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忌之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久令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刺

殺殿中 棘豐為長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隸校尉中謁者忿陳臨素與豐有怨見其尊顯畏為己害拜訖未出門使人刺殺豐於殿中 督察三公 江憑上言宜令司隸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為不宜使有司有察公輔之名 直言犯上 前漢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隸校尉好直言犯上 唾手拊髀 續漢書陽球少有勇氣尚書令中常侍王甫曹節等承權勢球常唾手拊髀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何得爾耶尋為司隸明日詣闕謝恩甫時休下在里舍因表甫罪過將甫送洛陽詔獄自臨拷之甫子萌亦被收 務大綱東觀漢記范康為司隸校尉務大綱性節儉常臥布被上子常步行寬蓋饒身為司隸子常步行 奉使稱旨 蓋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賜黽奉使稱旨擢為司隸校尉上書奏中常侍張防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 羣豪

斂手 謝承後漢書華松為司隸校尉時貴戚爭勢有司軟弱莫敢糾罰松下車閉閣不通賓客私書姦慝犯者輒死奏馬氏三侯羣豪斂手 百寮敬憚 牟融拜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寮敬憚 十日一炊 任昉字彥升始為司隸校尉常十日一炊不敢干越 乘舟 魏志徐宣為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先至者帝壯之 雖在外司時政畢綜 鍾會為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畢綜 卧虎 傳咸集司隸校尉舊號卧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晉書傅玄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絶席而以次坐不絶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

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舉正豪右京師肅然

劉毅字仲雄轉司隸校尉舉正豪右京師肅然同郡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方諸葛豐蓋寬饒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卧病治職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郡縣容縱寇盜充斥囹圄清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肅然貴戚攝伏鮑

前後固辭不聽咸榮緒晉書傳

免河南尹

氏驃列異記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宣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時無伴卒得心病子都下車為按摩奄愍而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斂其餘銀及素書著服上祝之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家知子在此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驃馬隨之人莫能得近子都後歸行失

道遇一關內侯家日暮住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君所失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侯曰若此乃吾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銀書如故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至子永孫昱並為司隸及其為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子都鮑宣字也

一舉成敗之機在斯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王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若

城門校尉

前漢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

城門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

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環濟要畧城門校尉高帝置秩二千石出從緹騎百二
十人
隋職官志左右監門府置校尉直長各三十人
六典城門郎四人見門下省
德懷其內險難其外揚雄城門校尉箴幽幽山川徑塞
九路盤石唐蒞襲險重固國有城
溝家有析拒各有攸墅民以不虞德懷其
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
永以盤開城門活汝兄後漢
赤眉與李松戰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
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職為小

閒山濤啓事闕內侯河內向烈生值千載之會猶未蒙殊寵年欲向老志意耳目猶尚聰明今城門校尉闕職為小閒還堪任此

中壘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百官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侯以監五營

壘臣司壁崔瑗中壘箴國有所固民有所因各有攸守德以不紛周末之王貽厲幽荒既不砥德又不厲兵不壁不壘以失其軍壁不空設壘不徒堅山川丘陵天地以存德為中實險為外垣壘臣司壁敢告列人

屯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左右衛府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各十人

宋百官志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並置漢武帝置屯騎步兵掌上林苑門屯兵漢光武初改屯騎為驍騎建武十五年復舊漢東京五校典宿衛士自游擊至五校魏晉建于江左初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五營校尉秩二千石

陶氏職官要錄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案晉
官譬承漢置以為宿衛官各領千兵
三年桓溫奏省五校尉永初元年復置以敘勳舊
官顯職閒東觀漢記劉般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閒府事寬敞興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宗室
肺腑居之著書東觀後漢書鄧禹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閻妻耿氏有操痛鄧氏誅廢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朱穆邊韶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六十受兵蜀志
宗預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耶復東聘吳孫權提預手涕泣遺預大珠一斛職典禁旅王隱晉書濮陽

王元為屯騎校尉給千人營置長史司馬無忌讓屯騎校尉表曰校尉之任職典禁旅御衛事重必宜其人豈臣微弱所能克堪

步兵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

宋百官志並見屯騎校尉門

列牧之職上應天工東觀漢記梁不疑為步兵校尉上書曰列牧之職上應天工不扃扉望實非愚少所任校効歸崔豹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豹辭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

士此舉奚為至
哉遂校劾歸

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漢魏春秋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
縱酒昏酣
遺落世事
已聞步兵關廚多美酒求為校尉
容觀甚偉 梁史韋粲長八尺容觀甚偉初
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
兵參軍兼中兵時瀕川庾仲
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
校尉出入卧内 呂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
校尉出入卧内

越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
校尉門

晉職官志 見屯騎
校尉門

宋百官志越騎掌越人來降以為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趙越也漢光武初改越騎為青巾建武十五年復舊

上書宜崇公室後漢書越騎校尉鄧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上書長樂宮諫諍宜崇公室自損私懽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謝病不朝太子諸王奉賀桓郁遷越騎校尉詔太子諸王各奉賀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致董卓傳伍孚為越騎校尉忿卓凶毒志手刃之及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也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淫暴無道謝承後漢書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破石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長水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見屯騎校尉門

韋昭辨釋名長水校尉長於水戰用船之事釋云長水校尉典胡騎不主水戰也其廨近長水故以名官

宋百官志長水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部落名也胡騎屯宣曲觀下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廨近長水胡

以為名長蓋關中小水名也

有武節薦經術東觀漢記賈宗字武孺為長水校尉數薦經術每燕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術荅問如響應聲蜀志秦宓為長水校尉吳遣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而宓後往既至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坐温問宓曰君學乎荅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温大敬服給千人營王隱晉書下邳王冕起家為長水校尉給千人營

置長史司馬

胡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志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應劭曰光武有尉但留司馬令屬長水營

中興胡騎并長水

宋百官志見長水校尉門

射聲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書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應劭曰士工射者聞聲射之則中因以名也須待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

宋百官志射聲掌射聲士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

在西域三十一歲東觀漢記班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射聲校尉殿中無雙丁孝公後漢書丁鴻字孝公兼射聲校尉論難最明諸儒稱之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吏咸稱其人續漢書曹褒遷射聲校尉按行營舍不葬者悉買空地葬之設祭而去吏咸稱其人外掌方任內參九列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射聲校尉胡奮勿使入直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列君子營晉中興書劉超字世踰中書郎遷射聲校尉時軍校兵義興人多義超因領之號為君子營以賓宿衛鷹揚虎視汝南先賢傳應仲華為河南尹射聲校尉鷹揚虎視

虎賁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志虎賁校尉主輕車武帝置有丞司馬秩二千石

戊己校尉

東觀漢記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耿恭為戊己校尉

毒藥傅矢 後漢耿恭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乃進次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

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下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烏耆龜茲攻殺都護陳睦北敵亦圍闕竈於柳中會明帝國哀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敵情告恭又給以粮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草恭與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千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謂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敵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護烏桓校尉

後漢百官志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烏桓胡應劭漢官護烏桓孝武帝初置擁節比二千石持節魏畧毋丘儉字仲恭為荆幽二州刺史持節領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後漢百官志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

晉書元康中護羌校尉為渠帥所殺涼州刺史諸胡皆喜東觀漢記鄧訓為護羌校尉諸胡皆喜羌胡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病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及使醫藥療治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及訓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其入臨者數千人

得詣京師奏事永平二年護羌校尉竇林將降羌豪俱詣闕是為護羌校尉得詣京師奏事也

協律校尉

晉職官志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魏杜夔為之及晉改之

南蠻西戎南夷校尉

晉職官志護羌夷蠻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為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為荆

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傅暢晉諸公讚王戎為荆州刺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沈約宋書謹西夷校尉晉武帝立治寧州江左平蜀後治滇城終晉世

諸府羽林校尉

唐職官志諸府校尉五人每校尉旅帥二人又左右羽林軍人數節禁如諸衛

票姚校尉

漢書票姚服虔音飄搖顏師古云勁疾之貌

善騎射前漢霍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為票姚校尉

典農校尉

魏畧典農校尉太祖置秩二千石

司農度支校尉

魏典司農度支校尉黃初中置秩二千石掌諸軍兵田

材官校尉

魏畧材官校尉黃初中置秩比二千石主天下材木屬少府

驍騎校尉

魏志董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太祖又被徵為典軍校尉

西園八校尉

後漢書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

忠義校尉

吳志是儀從孫權討關公拜忠義校尉
不自屈為周舍是儀拜忠義校尉儀陳謝孫權令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耶

懷義校尉

吳志太傅馬日磾仗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孫策
表拜懷義校尉

折衝校尉

吳志袁術表孫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

翊軍校尉

王隱晉書太康中伐吳還欲以王濬為五校而無缺始置翊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為營

護西域校尉

沈約宋書護西域校尉晉武帝置治雍州江左闕安帝

元興中又置寄治西陽

寧蠻校尉

沈約宋書寧蠻校尉晉安帝立治襄陽郡

安蠻校尉

沈約宋書元嘉二十二年南平王為安蠻校尉
齊職儀太元中毛虎生為西蠻校尉
東宮三校尉
沈約宋書武帝永初三年置東宮屯衛步兵翊軍三校尉
平羌校尉
沈約宋書平羌校尉晉穆帝置治仇池

三巴校尉

齊職儀三巴校尉銀青印綬武冠綠朝服宋本始五年置東西梓潼建平五郡隸焉

建義校尉

才兼文武吳志朱據傳孫權咨嗟將率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

武衛校尉

為人精敏善騎射吳志朱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為

武衛
校尉

滅賊校尉

兵器精飭 吳志賀景為滅賊校尉馭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飭

職官分紀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三十八

三輔

宋 孫逢吉 撰

前漢百官志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命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降朝服佩水蒼玉屬官有長安市厨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左内史更名左馮翊

其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又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又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屬官有掌畜令丞又有都水鐵官廄廱廚四長丞皆屬焉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

後漢百官志河南尹一人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

更以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
應劭漢官儀河南尹新治周地也雒陽本成周周之衰微
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治三川守河雒伊也漢更名河
南孝武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徙都雒陽改號為尹尹正
也詩云赫赫師尹
晉中興書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通典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
曰代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隋職官志隋雍州

置牧京兆郡置尹

唐職官志京兆河南太原等三府牧各一員從二品牧古官舜置十二牧是也秦以京城守為内史漢武改為尹後魏北齊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閤長史知府事尹各一員從三品京城守秦曰内史漢曰尹後代因之隋為内史武德初置牧以内尹總府事開元初并改府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總府事少尹各二員從四品下魏晉以下州府有治中隋文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治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

唐會昌三年五月京兆尹奏兩街閒行不事家業黠刺

身已屠宰猪狗酗酒鬬打及傷搆關節下脫錢物擄捕賭錢人等伏乞令後如有犯者許臣追捉若是百姓當時處置屬諸軍諸使禁身奏聞從之

六典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各一人從二品 昔舜分九州大禹鑄鼎貢金九牧周禮八命作牧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京為内史漢改為京兆尹秩二千石後漢都洛陽為河南尹魏晉因之歷代所都皆為尹江左為丹陽北齊為清都後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始秦分天下令御史監郡漢省之丞相遣史分刺諸州武帝初置郡刺史十三人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類今之十道使也又置司隸校尉部三輔三河弘農類今之京畿按察使也成帝更名刺史為牧秩二千石後漢復為刺史後復為牧

魏晉以下皆為刺史晉武帝罷司隸校尉置司州牧江左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皆為司州牧後周置雍州牧隋因之大業三年罷州置郡京兆河南皆為尹則煑牧之任矣皇朝又置雍州牧治州初為都督府及置都亦為牧開元初復為京兆河南尹

尹一人從三品

漢京兆尹有都尉又丞皆詔除都比二千石典武職丞秩六百石後漢省都尉州又置別駕治中皆刺史自辟除魏晉以下皆因之隋文帝罷郡以州統縣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場帝罷州置郡罷長史司馬置贊治後改為丞又置通守以貳太守京兆河南等為內史皇朝置雍州別駕永徽中改為長史正四品下開元初改長史為尹從三品然親王為牧皆不知事務職總歸於尹亦漢京兆之任

少尹二人從四品下

魏晉以下有治中隋文改為司馬場帝改為贊治後改為丞皇朝復曰治中後避高宗諱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置二員

司錄參軍事

二人正七品上 漢魏以來及江左郡有督郵主簿蓋錄事參軍之任也皆太守自辟除後魏北齊後周隋氏州皆有錄事參軍及罷郡以州統縣皆部選除煬帝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皇朝省掾因之府史各二人

功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漢魏以下司隸校尉及州郡皆有功曹戶曹賊曹兵曹等員北齊諸州有功倉中兵外兵甲法士左戶等參軍事隋諸州有工曹戶部兵曹等參軍事法曹士曹行參軍郡有西曹金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等及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為書佐皇朝因其六司而改書佐為參軍事開元初為功曹參軍

倉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北齊諸州有倉曹參軍事隋文改為司倉煬帝改書

佐皇朝復府八人史十六人戶曹掾或為左右隋有戶部參軍文帝改司戶煬帝改書佐皇朝因為司戶參軍開元初為戶曹參軍府十一人史二十二人帳史一人景雲初置兵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漢魏以來州郡皆有皆有兵曹或為中兵外兵騎兵北齊以下改復並與功曹同府九人史十八人法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漢魏以來諸州或墨曹自隋以下改復並與上同府九人史十八人士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北齊諸州有士曹行參軍以下改復並與上同府七人史十四人參軍事六人正八品下注同王府參軍下

國朝以開封河南應天為三京府牧不置唯仗內引則

遣官攝事

內史

非素重臣不能任前漢汲黯傳公孫弘為相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拜**大將軍**汲黯為右內史太將軍青既益尊姊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不拜大將軍**汲黯為右內史太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而有揖客反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表不重邪**開六輔渠**倪寬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繫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是愈奇寬**以國事為己任**孔坦字君平為吳內史以國事

為已任悲戚如身中之疾以私米作饘粥王眷字敬文恬虛守靜不競榮利為吳國內史時年飢粟貴人多飢死眷以私米作饘粥濟活甚衆歲節放囚因歸家因感恩德赴期還獄出公祿營護殯葬梁書顧憲之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笙席棄之道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乃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家人有疾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割棺水洗枯骸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先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興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治至矣

風雨飄厲聽事傅昭為安成內史部自宋以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地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

郡遂無患又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竟不為害咸以昭誠至所致也

閉閤卧理 殷鈞為臨川内史體羸多疾閉閤卧理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在郡清潔政務安靜** 伏暉為永陽内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真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相州刺史以聞詔勑有司褒美

一郡無敢行巫 袁君正為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君正命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師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吏民化其德 張總為豫章内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民化其德亦不敢欺豫章父老咸云數十年未常有也

猛獸鬬死郡西 北齊書李繪為高陽内史郡境向有三猛獸民常患之

之繪欲修檻因鬬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孝感所致皆請申上繪曰因鬬而斃自是偶然將為己功人將窺我不聽不能逐飛走事佞人李繪為河陽内史時河間守崔諶特其弟權勢從繪乞麋角翎羽繪荅書曰翎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踈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走事佞人是時文襄使遣選司徒遣薦繪既不果調咸由此書也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隋書樊子蓋為河南内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與朕卧理此州唐書王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卧理此州已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未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内史

京兆尹

吏民稱之不容口 前漢趙廣漢為京兆尹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相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蹤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數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盡治之宜差易耳 **百姓歌之** 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發奸擿伏** 廣漢為京兆尹發姦擿伏如神 **吏民號泣願代死** 廣漢下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抱鼓稀鳴** 張敞為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多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

小偷惡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裙吏坐里閭閱出者汚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稚鳴市無偷盜

張敞循廣漢之迹

張敞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

推功善歸於下

廣漢為京兆尹和顏接士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其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二旬清南山羣盜

漢南山羣盜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王鳳曰賊數百人在天子輦轂下發軍繫之不能得難以視天下制海內服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以治鳳薦王尊徵為諫大夫遷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寺大夫守京兆尹後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縣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白著往者南

山盜賊橫行以尊為京兆尹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上厲奔壯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攘渠率效首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為婦畫眉**張敞為京兆尹朝廷每公卿皆服敞無威儀時罷會敞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為京兆尹九歲與楊惲厚坐惲大逆免**名敢直言**王章在朝廷名敢直言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自孝武置左馮翊

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

高第入守 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最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趙廣漢張敞為久任職

反罪人則喜 雋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曰有其母即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殘上搏擊豪彊 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胡常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鷹隼始擊當順天氣 孫寶徵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部訾有其人

乎文即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竇曰誰也文曰霸陵杜
穉季竇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竇默然
厚善竇前失車騎將軍自恐見危亦欲附之名聲重
於朝廷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
褕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丞相御史中二
千石至者皆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縛
之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
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由是
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
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邊延二君後漢延篤為京兆尹其政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先是陳留邊鳳為京
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
延二君飲賓客取轄投井中陳遵為京兆尹嗜酒大飲
賓客輒滿堂閉門取賓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視民如子謝承後漢書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視民如子正身率下民不忍欺也正身率下民不忍欺上發姦摘伏明出自然息譽京邑晉袁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黃霸馳名於州郡董卓廢少帝自公卿以下莫發姦摘伏明出自然息譽京邑而息譽於京邑明智有餘英雄記董卓唯京兆尹盖勳長揖爭禮見者咸為失色卓問王允曰欲得快司隸誰可者允曰唯有盖京兆可卓曰此人明知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復出為潁川太守雄職上吏民號泣遮道良吏傳顏裴字子林為京兆尹徙平康太守吏民號泣遮道步步稽留日行數十里及卒立碑作頌焉大臣當用儒術荀悅漢書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大將軍勒兵

關下以備非常丞相以下至者皆莫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按之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窮治奸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注湖縣名也以筮卜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卜謂曰子之貌甚似太子方遂因留連數月遂召其鄉里張宗祿等皆識之方遂坐誣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當用儒術士明於大義欲以女妻不疑不疑固辭畏盛滿也

發奸 楊彪為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私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吏民愛敬作歌 李燮別傳燮字德公拜京兆尹領盩厔將軍加幢蓋鼓吹詔發西園錢三億尹上封事拒此橫調并陳禍敗辭義深切遂止不發尹履潔白之節秉執忠良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

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恩如春威如虎上減水救旱 唐書崔珙為京兆尹京畿旱珙奏滻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 豪右斂迹 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尅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與元以後禁軍有功者即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議軍故軍士日益縱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宄詐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本盡輸昱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振後為河南尹亦有威名

職司輦轂 上比趙廣漢 劉栖楚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鈎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

疏決三輔渠 李元紘擢京兆少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渠時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

立碭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

以察為能於物少恩李齊物累為京兆尹為政好發官吏陰事每以察為能於物少恩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

李峴遷將作監改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求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得人心如此

雖倉卒必指其姦倖

德宗時大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皐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吳湊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繼宿方下制湊孜孜為理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請簿領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冀免檃瑕病湊雖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車決斷無毫釐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

儲蓄

之家出粟於市見河南尹董宣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言事者以為不類京兆時仲郢曰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烏可類乎政尚寬簡顧少連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京兆尹京畿春夏旱乏食法均之免租逋而寬不用詔書勇於免租逋不用詔李寬為有詔免租逋而寬不用詔書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貶為通州長史市人驩手皆袖瓦礫遮道向之承大化柳渾為相帝常親擇吏宰幾邑而政有善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民安於農而盜賊息魏志鄭渾字文公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蕪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為比勤

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猪**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猪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任政所致**政尚寬簡**唐源乾曜為京兆尹政尚寬簡**嚴肅為治**黎幹為京兆尹嚴李勉拜尹政尚簡肅時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前尹黎幹求媚於朝恩每候其將至監則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饌以待之及勉蒞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於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官忝京兆軍容儻惠顧府廷豈敢不具蔬饌乎朝恩深銜之自是不復往太學矣**曲池威風甚嚴**薛元賞為京兆尹武宗謂宰相曰威**禱雨**孔揖為京兆尹時旱禱於曲池是夕大雨風甚嚴難為繼者即令守取勅文李德裕奏京尹若非陛下假借與之作主則無由為德帝曰灼然**公正**

方嚴吏不敢欺韋澳為京兆尹留心政術孜孜求治凡大小獄訟先命僚屬議罪上裁其輕重而增損之無不允愜人知畏愛至於文案填委必盡究其情僞獄訟衰息囹圄空虛

左馮翊

閉閤思過前漢書韓延壽守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嚴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由是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不敢復爭恩信

周褊二十四縣延壽入守馮翊恩信周褊二十四縣莫
敢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
紿
嚴毅不畏彊禦謝承後漢書鄧道字子淵天性通敏以
治三輔出
為左馮翊
清廉正直為行又嚴毅不畏彊禦宜

右扶風

課為三輔最前漢書尹翁歸入守右扶風京師畏其威
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
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
然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京師畏
其威嚴上父老攀車以千數會稽典錄徐洪遷右扶風
都尉被召當發父老攀車
以千
數

河南尹 沿革見三輔

私請不行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

政號嚴明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賍罪鞫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鋼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計日受俸 羊陟拜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

葬骸骨致雨 周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自收洛陽城外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雨澍

京師肅然 東觀漢記張酺少篤學博通經籍以博士徵和帝即位遷河南尹京師肅然

卿士尹王 楊雄河南尹箴云芒芒天區畫異為京商邑翼翼四都方之經爰作卿士以尹王都風化以興方國象流

出臨京任 魏志劉靖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靖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吏民久而後安 傳曰假傳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事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播路天下四方之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尹劉靖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假立司馬氏之綱紀裁劉氏之細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常簡而不可犯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當時無赫名 上掘墻得狸 王隱晉書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唯廣居之不疑常外戶自開二子凱謨等驚怖廣使人掘墻比得狸乃絕代者乃相承而入

清粹忠正 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京畿大郡四方表則中書令庾純

清粹忠正才紹治化其以純為河南尹

息七億餘萬 汝南先賢傳應仲華遷河南尹入拜射聲校尉鷹揚虎視復遷大匠卿除無用剴浮賞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整頓京師檢御貴戚 李卻別傳鄧隲弟豹為將作大匠河南尹闕豹欲得之上凡隲兄弟亦欲用難使白拜下詔令公卿舉隲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公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令乃使親家為之必不可為後法乃舉司隸羊稷不舉豹竟不得尹恨公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寧能不舉我故使我不得尹耶

忠亮篤誠才兼內外 晉起居注武帝咸寧中詔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通遲所模以導齊之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

未到官遷事獻禮 唐鄭珣瑜字元伯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

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
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既至河南清淨惠下貴
斂賤發以便民刋石水濱以紀其績季傑為河南尹傑既勤於
食無廢處斷由衷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
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
夫以濬之省公速就公私以為利刋石水濱以紀其績深
表乞行幸上重違其心乃選勤舊勳賢為
之牧守遂以震為河南尹兼御史中丞不務苛細李
之為河南尹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李摩雲李罕之僖宗末為河南尹
蒲絳之地有山曰摩雲土人設堡於上號摩雲每討無不撓敵曾縱兵於
寨前後不能取罕之至則下馬目為李摩雲儲蓄之家出粟於市
糶以邀貴價起嚴誡儲蓄之家出粟於市王起為河南尹時蝗旱粟價暴踊豪門閉

隱者下於法由是民獲濟焉 謁帝朝承明

諸府尹 少尹丞附

晉中興書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通典凡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

預聞幾密 晉中興書劉隗為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幾秘密皆預聞之 羊固之豐腴不如羊曼之真率 羊曼初拜官相飾曼容來得早者得住設日晏則漸盞不復及精隨容早晚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饌諸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諸以

固之豐賜不如曼之真率擲柱入穿宋書劉穆之遷丹陽尹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廳事柱上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遥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弟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

吾豈俎上腐肉任人割截語林蘇峻新平温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惟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苦孔勃然曰先帝大漸卿輩身據御牀共行遺詔孔坦爾時正瑣臣爾何與國家事不可令日喪亂而猥見逼吾豈俎上腐肉任人割截耶二公逼之一面留連劉素貴温庾不能答

輕薄京尹許玄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劉素貴畧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謂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謁帝朝承明晉元帝去丹陽尹尹荆州詩曰驂乘駟馬謁帝朝承明

嚴霜之誅表安留冬日之愛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

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猥賓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為城皐南以長淮為尹洛北以鍾山為草阜西以大江為黃河既變淮海為神州亦即丹陽為京尹讓表庾肩吾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鏌七星非有司天之用鏤圖五岳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被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罕聞其讓石門之水誰獲免於貪依倚權貴李澄為東京少尹蕭治為尹依倚權貴澄事多不法澄以公正直之人用繫賴又道士猥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澄必斥之肆行不軌無所忌憚郭英入蕪城都尹到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制鈿驢及諸服皆用侈靡裝飾日賚數萬以為芙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

之府中白事見少尹署更不復省九國志吳國初建以徐延休為江都少尹將祀南郊以延休為鹵簿使於是法物始備李昇輔政庶事詳悉因謂延休曰府中白事見少尹少尹署事則更不復省也鍾傒恩寵還傷年鬢梁書蕭子範字景則再為而諸弟並居顯列子範以深自慨為府牋云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鍾傒恩寵還傷年鬢

開封府

五代唐汴州宣武軍節度領縣六梁升為開封府以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府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九縣隸焉後唐復

為汴州宣武軍以酸棗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縣還屬諸州晉天福三年復為開封府以五縣還隸國朝又置東明咸平二縣令領縣十七治開封府祥符戴邑後改考城

牧

國朝開封府牧一人從三品唐有京兆河南太原府牧三京牧不置惟仗內奉引則遣官攝事

尹少尹

國朝開封府尹一人從三品少尹二人從四品下尹國朝以親王為之仍兼功德使太宗晉邸尹京及秦王許王為尹皆在南衙視事真宗尹京還就府署少尹不常置或受使則判官長權攝

權知府事

國朝尹闕則置權知開封府事一人以少卿以上充兼功德事及畿內勸農使

豪右屏迹國朝翰林學士李穆知開封府事豪右屏迹權幸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決事如神程琳自益州召知開封府決事如神姦惡逃竄都下肅然鄭戩除龍圖閣直學

士知開封府時有府吏馮士元者狡猾佞姦乃通結權貴恣為姦賕自尹而下至于權判官往往皆為所中權柄多出于士元偷奚威勢以刑禍於人京師號為立地京兆尹戢至窮案其賕捜其家得與朝士往來交易貨賄簿書連及近臣而權貴多為之請戢俱不顧案成流於海島於是府中走吏而下日多戰汗股慄姦惡逃竄都下肅然朝廷無憂有范君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而不暇他議仲淹明敏通昭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聽斷如神杜衍無事有希文嗜酒李詢為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詢以嗜酒常旦朝上毀奏事御前宿醒未解酒氣薰然衝於御座上謂曰開封事煩宜節酒詢再拜謝罪然不飲酒不樂竟以過度而卒擢為宰相劉沆天聖中及第所治有治劇之聲自開封尹擢為宰相笑比黃河清

筆談包孝肅尹京考為明年案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紛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斥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為其所賣卒如所約小人姦回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以其笑比黃河清

判官推官

國朝開封府判官推官舊各一人以朝官充親王尹京判官以給諫充真宗為尹置判官二人推官三人即位後各止一人景德四年增置判官推官一人掌府事並

以常參官充以獄訟刑罰為生事戶口租賦為熟事分主之天禧四年分主左右軍廂無生熟事之別太平興國中命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府事尋省淳化五年以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夏侯嶠並為開封府推官以壽王出閤判府事上特為精選其僚屬也治平三年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祕閣校理孫坦為開

封府判官專管局使院公事從知府沈遘請也謂開封府事叢雜推判官日力所給兩軍獄訟而已使院諸案多留滯為姦至是人以為便

司錄參軍

國朝司錄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以朝官充通簽府院事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元年詔開封府司錄參軍宜置一員

元祐官品令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從七品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元年詔開封府六曹掾屬宜各置一員二年省諸道州府六曹掾屬止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

國朝開封府諸事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唐之司錄六曹軍事各一人梁開平元年咸置一人國朝因之凡六曹選州縣幕職官充亦有以京官知者分掌諸案事功曹與法曹檢法其餘曹事外兼領出入諸縣事覆及輪當一季與司錄同推勘天聖元年六曹官吏更不差出外

元祐官品令開封府諸曹參軍事正八品

知其必貴歸田錄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公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

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于公何以知其為貴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也

左右軍巡使判官

國朝開封府左右軍巡使判官正八品唐宋置後唐分左右左掌水北右掌水南隸京府國朝置左右軍巡使判官各一人分治獄事先是左右軍巡開封府選牙校為之開寶六年始用士流或以三班充判官選幕職州縣官充大中祥符二年詔到任一年無私罪與京官職知軍巡判官事

軍巡使掌京城內風火盜賊及推鞫之事判官為之副

左右廂公事所

國朝順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分四人治京城四廂其先差使臣並罷凡有民鬬訟事輕者得以決遣九月詔許留使臣兩員分左右廂管勾

京留守

唐貞觀十七年太宗親征遼東令太子太傅房玄齡兼京城留守以蕭瑀為之副

咸亨二年高宗幸洛陽以雍州長李晦為西京留守顧謂曰關中之事以付卿

開元十一年勅太原尹為留守少尹為副留守七月勅三都留守兩京每月一日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並遣使行幸未有處三都留守三日一起居暫出行幸發處留守亦準此遞表長慶三年以前義成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郡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州防禦使開成二年東都留守牛僧孺召拜左僕射上令軍副使王元直齎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者上特寵異之五代晉天福七年勅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

同將相令後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安彦威始也

國朝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留守西京南京留守各一人河南應天府尹各一人留守尹闕則置知副府事一人以郎中以上充通判各二人一掌留司一掌府事以朝官充

守管籥蕭何傳贊何謹守管籥無復西顧之憂後漢鄧禹光武謂曰昔高祖任蕭何

于關中無復西顧之憂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非寇恂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於是復北征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來攻聞恂勒軍合戰大破之恂撤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守北宮 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為留守聞車駕進幸江陵禹以為不宜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還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進食特賜上方物

定科令得止姦之要 吳志孫權知新城使登除子男臧為郎守總知留守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得止姦之要

承制行事 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

加持節 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持節

備禦有功 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攻城

子蓋備禦有功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比蕭何寇恂且謂曰公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比蕭何寇恂上

蕭何之任

唐太宗親征遼東命房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卿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

進言書座右

宋璟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深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恂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蒐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盡奏原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別歷時所有嘉謨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其見重如此

繕修三宮

開元中行幸東都詔杜暹為京留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修三宮增浚城隍躬

自巡檢未肯休懈上聞而嘉之賜書曰卿素以清直慈勤幹城隍宮室隨事修營具有工程不疲人力甚善慰朕懷也

隨事即行不須聞奏 河間王孝恭次子晦高宗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之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或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天臨朝遷户部尚書

不賜旗甲 呂元膺拜東都留守舊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援華汝壽三州例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賜旗甲自元膺始

危懟

尚能憂國家 房玄齡為司空負觀二十二年太宗幸玉華宮玄齡以疾臥總晉臺及漸篤玄齡乃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令天下清平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易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云太宗見其表謂玄齡子婦

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懦如此能憂我國家宗社獲安實卿之功荀顗傳大駕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顗率禁旅以捍畢獲內外晏然駕還飲至大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遲疑不即擒捕處分必致事成不測以今之畿不擾宗社獲安實卿之功儀鳳元年司農卿常弘機為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所為橫恣弘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官驅使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駁尚方鷹苑中果菜武后垂拱中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鷹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鷹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單馬待梅祿將軍柳公綽為北都留守充河南節度等使是歲北方遣來市旦曰朝貢所經過守

帥每假禮分麾其兵備留館則戒卒于外懼有襲奪太原故事亦有兵送之暢至界上公綽獨以牙門將祖孝恭單馬待以修好之禮暢感義出涕馳驅道中不妄游獵及至開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歸竟不敢有所犯

府事一以相付

隋楊瓚平齊之後留瓚居守常謂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其見親信如此也

京師社廟所重非卿不可

國朝王旦拜參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犯邊大駕幸澶淵時親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真宗謂旦曰京師廟社所重非卿不可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當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于留臺

送燈臺

歸田錄俚諺可詔馳赴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

新進陵慢

熙寧初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

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為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均春圃拮棹閒時人稱其微婉也

判官推官

國朝東京留守判官推官擇朝臣充西京南京留守判官推官掌推勘獄訟事人或以京朝簽書景德三年七月令審官院選京朝人知西京留守判官事三京府吏屬及給使之數自孔目官以至承府等自具本府元額勅文唐之錄府史之類並省

職官分紀卷三十八

總校官編修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盧 遨

謄錄監生 臣丁成鐘